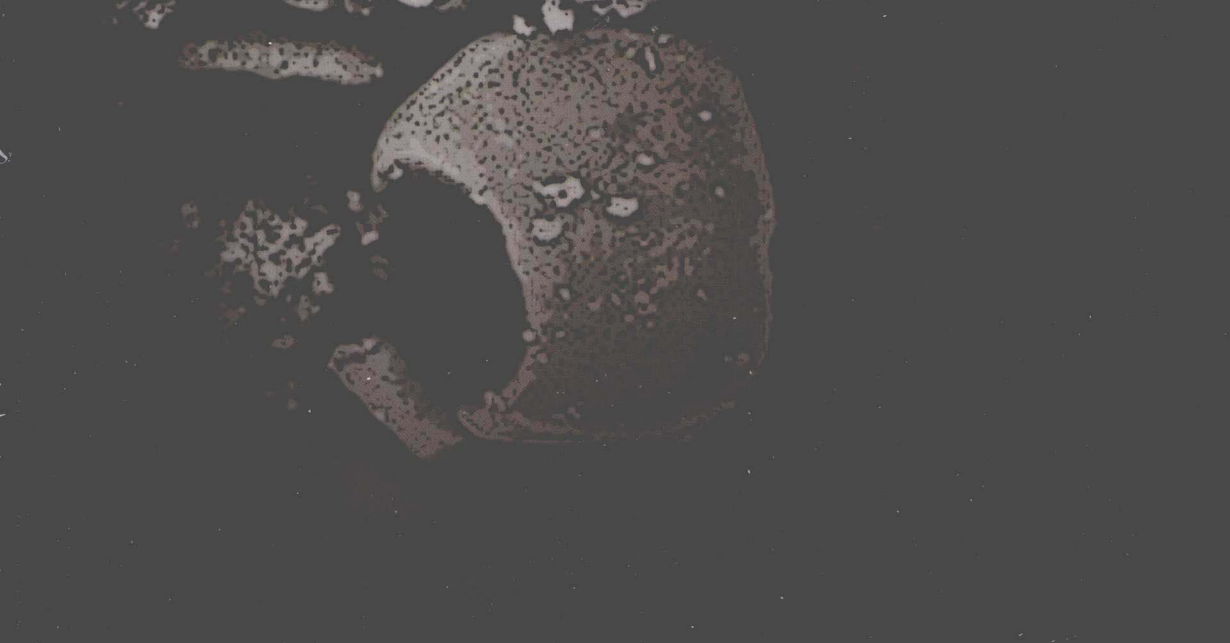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野性的证明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等译

“江户川乱步文学奖”
“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”
“吉川英治文学奖”

获奖作家的巅峰之作

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经典作品
开创了日本推理小说的新纪元



群众出版社

野性的证明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等译

群众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图字：01 - 2011 - 753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野性的证明/ (日) 森村诚一著; 何培忠等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966 - 8

I. ①野… II. ①森… ②何… ③孟… ④冯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65882 号

野性的证明

[日] 森村诚一 著

何培忠 孟传良 冯建新 译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5.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11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966 - 8

定 价: 35.00 元

网 址: [www. qzcb. com](http://www.qzcb.com)

电子邮箱: [qzcb@163. com](mailto:qzcb@163.com)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容简介

《野性的证明》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长篇小说代表作。在这部小说中，森村诚一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被独裁者统治的现代城市——羽代市。虽然它所处的时代是战后的日本，享受着民主、自由的现代社会制度，却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，实际上却成为了一个专制王国，在这里，大场一成便是实际上的国王，他不但是大场家族的族长、羽代市的市长，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手下控制着羽代市的议会、警察、报纸、电台、银行、学校、医院等各个要害部门，从而使自己的权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职权。

由此，虽然作为读者看不到大场一成本人如何作恶，然而，羽代市里发生的一切罪恶，却莫不与他息息相关。因此，当主人公味泽岳史为了一件简单的骗保案而四处忙碌时，便已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整个羽代市的敌人。保险公司宁愿息事宁人，也不愿意招惹骗子背后的势力；警察本身便是骗保案的同谋，自然恨他多管闲事；而普通的市民们呢？在大场一成的独裁统治下，整个羽代市的特权阶层与平民间达成了一种“不稳定的平衡”：表面上，羽代市里的人们安居乐业；而表面下，却暗流涌动，无数的罪恶在不断地侵蚀着大众所创造的财富。可是，大多数的人们却被蒙在鼓里，或者是视而不见，浑浑噩噩地享受着特权者丢给他们的残羹冷炙，并自以为得计地欣欣然着。

在这样的社会中，想起而反抗的人们便往往显得既自不量力，又苍白可笑。而其可悲之处，更在于其自身的孤独。就像鲁迅笔下的夏瑜，一面为着民众的利益牺牲，一面又被民众所嘲笑，以致牺牲后的鲜血，竟被当做治疗痼病的灵药被同类所吞吃。味泽岳史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，与大场家族进行斗争的。凭借他的努力和正义感，他不断地寻找着同志，又在不断地失去着同志，直到最后，他依然是一个人，进行着与黑恶势力的困兽之斗。

虽然他最终打倒了大场家族，却在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。而那个在最后关头送武器给他的警察，也被诊断有精神问题。这样的胜利，实在是无法让我们欢呼！

我们不能确定，森村诚一以这样的方式结尾，是否有所暗示。然而，当一个人以一己之力，与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作斗争时，即使胜利了，他本人又会是何等的结局呢？尽管那个社会体系也许并不完美。

而作为一部社会派的推理小说来讲，当它已经宣判了一个社会的死刑后，下一步还能宣判谁的死刑呢？

目 录

第一章	空荡荡的孤村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独裁王国·····	(19)
第三章	花魁潭疑案·····	(44)
第四章	作案现场的碎渣·····	(57)
第五章	堤坝的祭祀·····	(65)
第六章	深夜的造反·····	(77)
第七章	颜色奇特的茄子·····	(92)
第八章	来自过去的特异功能·····	(108)

目 录

第 九 章	迂回的敌人·····	(137)
第 十 章	可怕的假设·····	(150)
第十一章	碎石子与岩石·····	(156)
第十二章	窒息致死的阴谋·····	(174)
第十三章	马利奥特盲点·····	(189)
第十四章	走投无路的野性·····	(207)
第十五章	野性的证明·····	(229)
第十六章	植物造成的野性·····	(239)

第一章 空荡荡的孤村

一

眼前一片美丽景色，四面群峰耸立，海拔都在一千公尺以上。峡谷深邃，群山叠嶂，秀丽的林木遮掩着重峦，清冽的流水穿林绕树。

高原上一大片清一色的白桦树，山坡上落叶松林蒙着一层淡淡的紫色。峡谷间现出一个小小的村落，有五六户人家。这里，平坦的耕地极少，都是在山坡上开出的梯田，种着稗子、豆子。梯田越往上越陡，直到山顶才算是有了很小的一块平地。

那看上去富于诗情画意的风景也好，翻山越岭担肥上山的种田人的辛苦也好，对于过路人来说，都无非是一种触景生情的想象罢了。

山坡过于陡峭，不从下面埋上桩子支撑住，梯田的土就会流走。耕种这种斜坡地需要熟练地使用镐头，要摆出一种独特的姿势，攥着短镐头的把儿，弯下腰。这看上去似乎算不了什么，可是，让不熟练的人去干，土就会全部坍落下来。在这里。只有会在梯田上抡镐头，才被看做是个够格的农民。

朝阳的好地都开成了田，住房全被挤到低洼背阴儿、或摆弄不好的赖地上去了。房屋几乎全都是杉树皮铺顶，小窗户。这样开窗户，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采光。

一条小溪从屋旁穿过，以这条溪流为动力的水动捣谷机啪嗒、啪嗒地重复着单调的声音。

村里就像没有人住似的了无声息。不过，从杉树皮屋顶上升起的一缕缕淡淡的轻烟来看，村里似乎还是有人的。可是，村子四周看不到哪里拉着

电线。

从全国来说，这一带也是人口密度最低、人烟极其稀少的地区。年轻人对这么个连电都没有的村子，再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不断地离开这里，因而人口过稀的趋势一年年地严重下去。

年轻人没有那种热情——凭自己的力气，把眼看就要荒废了的故乡维护一下，把它变成一个新村。

村子太荒凉、太闭塞了，以至对它不能再抱幻想，也看不出有任何前途。实际上，一年之中，它有大半年埋在雪里，既没有电，也没有姑娘嫁到这儿来。这样的村子实际上已经不可救药了。

只要不死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，而是跑到城里去，就能轻而易举地赚到钱。在城市里，可以得到物质文明的享受，还有女人、美酒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包装精美的、陈列在橱窗里可以满足欲望的商品。

不管买得起买不起，总归可以看看花样，闻闻味道。于是他们就从那即将沉没、空荡荡的废船上，换乘到不知开往何处、拥挤不堪的“城市”这趟列车上去。

乡村中美丽的大自然、辽阔的旷野、新鲜的空气，以及未被公害污染的水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没有挽留青年人的力量。

年轻人流入了城市，村里只剩下老人、孩子。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以后，也都会抛弃这个村庄。

老年人几乎都有病，不是高血压，就是半身不遂、心脏病、肠胃病、肝炎等等。长年累月地过度劳累，以及恶劣的饮食条件，从内部摧残着他们那成天土里滚、太阳里晒的躯体。

尽管村里人减少了，但只要这个村子还在，就得维持。修整堤坝、渠道、桥梁、道路，打扫公共建筑上的积雪，在村道上把雪开路等等，当地的这些官差全都落在留下人的肩上，多走一个，就得多摊一份。

即便是拖着衰老多病的身子来勉强维持，也终归有限，村子眼瞅着荒废下去。

耕种的面积，已经减到只能糊口的程度。为了节省灯油，天一黑，人们就早早入睡。

这里是个穷山窝，就连高度发达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单单地绕开了这个地方。就因为这一点，城里人倒觉得此地很珍贵，因此，除了冬天交通断绝的时期以外，时常有些旅行者，借“寻找日本原来的样子”这股风，从城市闯到这里来。

这些旅行者并不了解这个村子面临的严重事态，而且也没有必要了解。城市的生活他们已经厌倦，只要能在清新的大自然中浸润一下身心，就已心满意足了。

溪流上哼着单调曲子的打谷机，杉树皮屋顶的农舍，层层梯田，夜晚

的油灯生活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，并不是严酷生活的写照，而是被当做日本山村的优美田园诗来装点这些旅行者的影集。

枫树叶大都落了，从山谷各处的树林中，徐徐升起烧炭的淡紫色烟雾。这时，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旅行者。

她年龄在二十二三岁，又像职员又像学生，是个城市派头的女子，她用竹筒从溪流里舀起水润润喉咙，然后惬意地观察起这幽静的山村景象。在晴朗的秋阳照射下，这座山村内在的烦恼都淹没在阴影之中了，没有什么明显的荒凉感。毋宁说，在灿烂的阳光下，大自然的美反倒更突出了。

这个女旅行者似乎是独身一人，没有旅伴。她很像个惯于独身旅行的人，那副肩背旅行袋、徒步旅行者的打扮，更说明了这一点。

“多美的村子！”

她眯起眼来，看着杉树皮顶的房屋上飘荡着的淡淡的轻烟，把背着的旅行袋朝上颠了颠。照地图来看，这个村子正好是在她旅行路线的中间地段。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，静悄悄的，女旅行者穿过村子时，一脚踩上一个软绵绵的东西。

她只觉得脚下一软，扑哧一声，心里感到一惊，忙朝脚下看去，原来是棵圆白菜扔在路上，菜叶子成了褐色，帮子已快烂了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，看样子不像是自然腐烂，而是得了什么病。她抬头一看，周围田里种的圆白菜也都烂了，颜色显得脏乎乎的，全都遭了殃。

“这是怎么搞的？”

她惊诧地自言自语着，没想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话音：

“软腐病！得上这个病，圆白菜就全得这么烂掉！”

顺着声音望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正弯腰站在那里。她背上背着柴火，拄着拐杖，勉强站着，那腰弯得就像要跟下身叠在一起，让人感到似乎柴火的重量直接由拐杖支撑着。看样子她是上山捡柴回来的，连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婆都得上山干活儿，这表明村子的实际情况是多么糟糕。

可是，女旅行者只关心老太婆说的话。

“软腐病？那是什么病呀？”

“是圆白菜、大葱、白菜得的病。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祸害的。好不容易种的菜，一得这个病，村里就没得吃了！”

老婆婆满头的白发颤动起来，可是，她那悲哀的神情，却被久经风霜的皱纹掩盖住了，不很分明。

“啊！那太可惜了！不能撒点农药预防一下吗？”

从生活优越的大城市来的这位女旅行者，对老太婆的话尽管同情，却没有深切的感受。饥饿这类字眼儿，在她的词汇中恐怕是没有的。

“等一发现就晚了。”

老太婆似乎觉得跟一个过路的游客讲这些话毫无意义，就把柴火朝上颠了颠，走进最靠近路边的一所棚子似的房子里去了。两人只交谈了这么几句便分了手，这位女旅行者心里想的已不是村子里圆白菜、大白菜的病害，而是自己的后半部旅程了。

一直到中午，天气依然晴朗朗的，丝毫不必担心变天。高空中飘着的几片云，像刷子刷出来似的，预示着好天气将持续下去。

出了村，沿着小溪是一片乱树林。四周一片寂静，空中似乎有点风，吹得树梢沙沙作响，流水的声音让风一吹，有时听起来像是人在谈笑。

路，沿着一条慢坡儿一点点地高上去，使人觉得天空有些狭窄了，这大概是由于已来到了溪谷的尽头，两侧山岭齐上齐下地夹着的缘故。沿着这条路再走上一段，不久就来到一个小山包上。

女旅行者的脚不时在落叶堆里踩空。这一带树上还有枫叶，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，红黄相间的树叶，衬着背后的蓝天浮现在眼前，光彩夺目。由于她在林中穿行，浑身上下沾满了落叶。

她身上冒出汗来，稍微有点喘，心里很畅快。一个青年女子单独在这样的山里旅行，丝毫也没有不安的感觉。

她身边的许多人都劝过她说：“太危险，还是不要自个儿去徒步旅行吧！”可是她相信山里人。她很乐观，认为城里人就是跑到山里来，山里人也不会起歹心。

到山里来一趟，人的本性当然不会改变。她到山里来，是为了清洗一下在城市里污染了的身心。她认为，任何人一来到山里就能够冲刷掉身上的污垢，哪怕是片刻工夫也好。

过去，她从来没有经历过危险和不安，这也助长了她的乐观情绪，偶尔树梢、草丛刷拉一响，她也感到惊吓，不过，大都是些山鸠或别的小动物；有时也遇到过樵夫、炭夫、猎人，这些人都很热情，爱跟她打招呼。倒是跟她一样的那些旅行者，在了解到她只是独自一人时，就会用毫无礼貌的好奇目光看着她。

可是，这也未曾使她感到不安。

水声一下子听得清楚起来，因为风突然止住了。水声使四周更显得沉寂。就在这时，前面树林里“刷拉”响了一下，可能是兔子或猴子跳动发出的声音吧，她这么想着，朝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，不由得心里猛然一惊，仿佛心脏被猝然抓住似的，林子里竟走出一个怪物来。

那怪物全身发绿，乌黑的脸上两只白眼像刀剑一样闪闪发光，手里好像拿着一条大棒，两眼直勾勾地死盯着她。双方正好打个照面，躲也躲不及了。

她想跑，可是由于恐惧，全身就像套上了紧箍，动弹不得，连喊都喊不出来了。那怪物猛然看见她，似乎也吃了一惊。

怪物摇摇晃晃地朝她这边走来，一边走一边伸出手来说：

“有什么吃的，给我点儿！”

原来那怪物是个人，不过跟她以前在山里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相同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残暴的杀气。听那怪物说出了人话，女旅行者身上恐惧的紧箍才松脱开，恢复了活动能力，只是恐怖还在持续着。

“救命啊——”

声带的功能也恢复了，她本能地尖叫了一声。这意外的反应，使怪物吃了一惊。

“别喊！”

怪物惶遽地朝她扑过来。她扭头就跑，心想能跑到刚才穿过的村庄就会得救。

“站住！”身后的怪物在喊。她觉得好像追上来了。

让它抓住就没命了！恐惧和拼死保命的本能，给她两腿增添了平时想象不到的速度。沿着溪水，穿过乱树林就是村子！

只要跑到那里，只要坚持到那里就会得救……

她和死神之间殊死的竞赛相持了一阵，万幸的是，那怪物动作迟缓，似乎身上什么地方受了伤。

刚刚路过的村庄已经在望了。然而，在她眼里却是一段绝望的距离。怪物已经追上来了，甚至后脊梁上都感到了那怪物急促的喘息……

“来人哪！救命呀！”

她拼命朝村里呼救，然而，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这个村子，好像压根儿就没有人，在秋天明净的阳光下与人间的喧闹隔绝开来，自成一个安稳的世外桃源。

二

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，岩手县警察本部宫古警察署收到一份骇人听闻的报告。报告说，岩手县下闭伊郡柿树村，有个叫“风道”的小屯子，住着五户人家。屯里居民全被人杀死了。

发现人是个女巡回保健员。

当时，她看到屯里有成群的野狗，还有大群的乌鸦在上空盘旋，便起了疑心，进屯一看，果然发现出了事。

风道屯没有电，当然更不会有电话，年迈的女巡回保健员吓得快要瘫了，硬挺着身子跑了二十里路，到柿树村派出所报了案。

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立即上报警署，然后又取得消防队和青年队的支援，火速奔赴风道屯进行现场调查。

女保健员只知道出了人命，详细情况一概不知。风道屯现有居民十三名，如果他们全部被杀，那就成了无头巨案。

这一带是北上山区的中央高地，素称日本的西藏。在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岩手县里，也算是人烟最为稀少的地区，每平方公里只有几户人家。

特别是近年来，风道屯的居民不断全家外迁，所以，人口过稀的趋势与日俱增。

由于这个屯干农活累人，生活艰苦，根本没有姑娘嫁进来，屯子里的年轻姑娘都往城里跑。

年轻人都担心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风道屯就会完全荒废。于是，他们都想暂时离开屯子，到城市里找个工作，搞个对象。有些人家的大儿子跟父亲商量说，进了城就容易找对象，婚后生个一男半女，女人就会死心塌地地回到屯里同丈夫过日子。他们就是抱着这种打算进城的。

然而，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头。他们一旦顺利地找到对象，就在城市里安顿下来，不再回屯了。

城里是个花花世界，而故乡至今仍是一个缺少娱乐、生活单调的地方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，只能过填不饱肚子的日子。一个人过惯了舒适的城市生活，就再也不想回故乡了。于是，全家人也就去投奔进城的大儿子，离开了村庄。

人口越来越少，屯里的经济本来就很困难，现在更加拮据了。医疗卫生、福利事业、文化教育、防灾、修路、筑堤等等，都无法维持。眼下，风道屯的居民连自个儿的健康管理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了。

作为应急的医疗措施，女保健员每月去风道屯巡回医疗一两次，所以这个事件就被她发现了。

过去，这一带出现的案子，无非是些偷鸡摸狗的事，其余的也只不过是些城里来的脚夫或游客们的打架斗殴罢了。

人一少，案件自然也少，性质也比较简单。然而，这次却是全屯人遇害，这种案子即使不发生在这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，也会是件骇人听闻的巨案。

宫古警察署非常重视这一案件。他们一边与县警察本部取得联系，一边动员署长以下可以出动的人员，全部开赴现场。

他们到达现场时，已是下午两点多了。柿树村派出所的警察、消防队以及青年队一行十人，已经提前到位，正在保护着现场。

“你们辛苦啦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举手行礼，表示欢迎。从警察们一个个严肃的面孔上，署长看出报告是真实的。

“还有活的吗？”

署长至今还寄托着一线希望。

“都死了。”

“小孩儿也被杀了？”

“您亲自查看一下吧！”

村派出所的警察们垂下眼帘。

风道屯变成了一个大屠场。根据村公所的户籍记载，这里居住着五户人家，共十三口人。

户籍的记载是这样的：

长井孙市（五十三岁）、长井吉（五十一岁），农民兼猎户；长井正枝（十五岁），中学三年级；长井赖子（八岁），小学二年级。

内山增三郎（六十六岁）、内山千代（六十二岁），农民。

大泽麻佐（七十二岁），农民。

濑川寅男（五十九岁）、濑川渡根子（五十八岁），农民；濑川留男（十岁），小学五年级。

手塚新平（六十五岁）、手塚须惠（六十五岁），农民、烧炭；手塚未子（九岁），小学四年级。

从前，这个屯子有三十户人家，八十多口人。由于人口不断外流，目前就剩下这么多了。而且，现在的这五户人家，成年的孩子也都跑到城里去了，留在家里的，仅仅是些年老力衰的长辈和年幼的儿童。

风道屯从北往南数是长井家、内山家、大泽家、濑川家、手塚家。从屯中的小河上游往下数，左岸是内山家和大泽家、右岸是长井家、濑川家和手塚家。有一条一米宽、南北走向的道路从屯中穿过，和小河交错穿插着。由风道屯出来往北走，直到山梁那边都没有人家。

长井家的两个女人、内山夫妇、濑川渡根子、濑川留男、手塚新平共七人是在屋子里遇害的；长井孙市和正枝则横卧在房屋与小河之间的田地里；大泽麻佐倒在自己房子背后的小河边，半拉脑袋在水里；濑川寅男死在自己家门口；手塚须惠娘儿俩在小河与房屋之间野生的柿子树下丧生。

他们的脸上、头上、背上、腹部伤痕累累，好像是被锤子、柴刀、斧子、砍刀一类的厚刃凶器胡乱砍伤的。一群饥饿的野狗把尸体撕咬得越发不像样了。

看样子，长井家、内山家和濑川家正在吃饭，饭桌四脚朝天，屋里满地是稗子饭、萝卜汤、荞麦丸子等一些粗劣的食品。

从饭食来看，估计他们正在进晚餐。如果是中午，孩子们都会到学校去，而且屯里的人也不会全在家里。还有，除了大泽麻佐一家外，其余四家还掌着灯。

看来是穷苦的人们劳动了一天之后，正团聚在一起吃晚饭。突然间，一个凶神恶煞的人旋风般地偷袭了这个山村。全屯人几乎没有抵抗，就像虫豸似的被杀光了。这些尸体表明这场飞来的横祸是多么凄惨！

也许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感到害怕就横遭了浩劫，还来不及弄清楚横祸为何降临就置身于刀斧之下了。

任何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抢夺、穷得叮当响的

电子，竟然遭到如此惨绝人寰的袭击。尸体分布的情况如实地表明，一向深信这电子是日本最贫穷、最安全的屯民们在遭到袭击时出现的惊慌与混乱状态。从伤口上分析，用的像是同一种凶器。因此，估计这场大屠杀是一个人干的。

据现场情况推测，凶手首先闯进了长井家和内山家，一转眼工夫就砍死了正在吃饭的两个女人；孙市和正枝勉强逃出门外，结果还是在门前被追上了；在袭击大泽麻佐家时，大泽麻佐很快察觉到危险，便跑了出去，可是凶手赶上前去，在屋后结果了她的性命。

接着，凶手袭击濑川家。户主寅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刚一出门马上就被砍倒了。然后，正在屋子里吃饭的濑川母子也惨遭毒手。凶手最后转向手塚家。

这时，手塚一家终于发觉情况不妙，手塚新平让妻子先逃，自己同犯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。他的伤口几乎都在胳膊上和脸上，这就是他反抗的痕迹。可是，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由于事先毫无准备，赤手空拳，所以，经不起两三个回合，就被凶手制服了。

手塚母子逃出屋外。在柿子树下双双丧命。

这就是整个案情。

这是一场空前的大屠杀事件。在案情飞报警察本部的同时，现场一带也开始搜寻凶器和犯人遗留的物品。

县警察本部搜查第一科及机动搜查班、宣传报道组陆续赶到风道屯。这块被人遗忘了的穷乡僻壤顿时不合时宜地热闹起来。

负责侦查这件凶杀案的搜查一科的警察，面对这惨绝人寰的作案现场，也不忍正视。

围在死尸周围的野狗被赶跑了，可是，死尸上已经爬满了蛆虫，臭气笼罩着整个电子。尸臭招来的乌鸦，有的振着双翅，让那不祥的黑色身影在天空中盘旋；有的落在附近的树杈上，窥视着地上的情景。

“好臭！”

搜查员背过脸去，抽动着鼻翼。

“死尸成堆嘛！”

“不，不！不光是死尸的恶臭，还有一股怪味，一种植物腐烂的怪味。”

“噢！怪味儿原来在这儿呢！”

一名搜查员指着旁边的菜地说。

“那是白菜吗？”

“是白菜，还是圆白菜。”

“白菜怎么啦？”

“是啊！颜色跟普通的圆白菜有点不一样，这叫软腐病，是白菜和圆白菜特有的一种病。只要一染上这种病，叶子就变色，出窟窿，实际上是烂掉了。

听说这是一种什么埃尔维尼亚^①的病菌搞的鬼。我有个亲戚种高原菜，他的菜闹过这种病，因而我略知一二。这么个穷村子种点菜居然也闹起了软腐病，可真是雪上加霜啊！”

“什么！一个全村人被杀害的村子，还有软腐病？”

搜查员们面对着这个被日本遗忘了的山村所遭受的双重打击，不禁黯然相觑。

县警察本部和宫古警察署联合调查的结果，断定受害者大约已经死去十七到二十两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凶手是在昨天下午五点到晚上十点左右作的案。

在长井家和内山家之间的那座桥下的小河中发现了凶器，是把斧子，可能是当地人使用的一种农具，斧柄上沾满了血迹，辨别不出可以对照的指纹。

在查勘尸体和现场时，又发现了新情况。

“队长，真怪！少了一具尸体。”

搜查员向警察本部担任现场搜查指挥的村长^②警长提出一个奇怪的报告。

“尸体少了？人数不是正好吗？”

村长警长一时茫然，显出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。这位警长对待工作历来都很严肃认真，他为人质朴、沉默寡言，但干起破案工作，却有一种超人的毅力。在搜查科内大家都称他“村长”^③。

“尸体确实是十三具，和屯里的居民数相符。不过其中一具死尸不是本屯人。”

“不是本屯人？这么说，还有外来的？”

“对！因为数目相符就一时疏忽了，有一具尸体的服装显然与村里人不同。”

“我看看！”

村长跟着手下的搜查员来到那具尸体跟前。刚才只是大致看了一下。由于现场太凄惨，目不忍睹，所以没有注意死者身上的服装。

那是具女尸，倒在长井家附近的田地里。最初搜查人员认为是长井正枝。鉴别小组正围在那里验尸。

“由于尸体沾满了腥臭的泥血，我们满以为她是本地人，后来才弄清楚，她是外地来的。”

经过仔细查验，发现她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女子。

她穿着白毛衣、棕色夹克和喇叭裤。

看样子是在逃跑时被人从背后砍死的，后脑勺已被打碎，肩膀和背上裂

① 作者想象出来的一种病菌。——译者注

② 村长是日本人的一个姓，读作 muranaga。——译者注

③ 此处的村长读作 soncho，即一村之长，和上文用来作姓的村长不同。——译者注

着几道血口子，凝聚着血浆。尸体脸朝下倒在地上，身上沾满了血和泥土，正因为这样，才一时没辨别出她不是屯里人。

“好像是来徒步旅行的。”

“莫非旅行者也被一股脑儿干掉啦？”

“如果真是个旅行者的话，也该带点行装吧！”

“有这么个玩意儿，掉在河边发现凶器的田里了。”

一个搜查员拿来一个满是泥污的旅行袋，里面塞着盥洗用具，还有一团换洗的内衣。

“看来已经被翻弄过了，包口开着。”

“好像光把吃的拿走了。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吗？”

“裤兜儿里装着钱包和月票。”

“那就满可以把死者身份查明。赶快发个通报，如果是来旅行的，怎么连个伴儿也没有？”

“是一个人来的。”

“如果连累了一个外来的旅行者，那么，屯里的人就少了一个，这个人会是谁呢？”

“刚才查看了一下，没有发现那个名叫长井赖子的八岁小女孩。”

“昨天从学校回来了吗？”

“正在和学校联系，马上就会知道的。”

“哪怕有一个活着的也好办些。”

风道屯距柿树村有二十里路，村里的学龄儿童每天到柿树村本村的学校走读。眼下，柿树村学校的学生也减少了，按标准学级已经不好编班。风道屯一带的道路很坏，学校的班车开不进来。孩子们上学，不得不步行往返四十里崎岖的山路。冬季雪厚，走读更是困难，即使不是冬天，有时台风一来，刮起大风，山崩树倒，道路也会堵塞。

孩子们上学有时遇上变天，就回不了家，只好在柿树村本村的亲戚和朋友家里住上一宿。最近这一星期，天气一直很好，道路也没有堵塞，赖子或许是由于身体不舒服住在本村了吧。

如果长井赖子确实由于这种情况昨晚没有回村，那可真是“塞翁失马”，侥幸捡了一条小命。

不管什么原因，少死一个人总是好事。村长心里在默默祈祷。

这个凶手确实残忍至极，简直是个恶魔。他不管妇女小孩，一概下斧子。如果长井赖子在场的話，也绝免不了惨遭这个恶魔的毒手。

但是，与柿树村学校联系的结果，说是长井赖子昨天下午两点左右，和风道屯走读的濂川留男、手塚未子两个孩子一起放学回家了。他们三个人的年级、班次虽然不同，但是由于路途遥远，不论上学下学，三人总在一块儿。

可是，濂川留男和手塚未子已经死于非命，唯有长井赖子杳无踪迹。